



爸妈,我要回家

## 一觉醒来,怀中13个月大孩子没了

“麻烦您看一眼,有没有见过上面的孩子?”手拿宣传彩页的“寻子联盟”成员、陕西渭南市寻子父亲伍兴虎满怀期待地询问着路人。8年前,他的13个月大的孩子被人偷走,为了寻找孩子,他几乎踏遍了全国各地。9月18日,与其他来自各省的5名丢子家长一起,伍兴虎来到菏泽,在大剧院广场铺开印着500余名失踪宝贝照片的条幅寻子。

在菏泽大剧院广场北侧的一处地面上铺着数10米长的条幅,500余名孩子的照片引来不少市民驻足。此外,“寻子联盟”还携带其他丢失孩子父母登记的2000余名孩子的照片资料,希望能让其他被拐的孩子早日回家。

2008年12月的一个深夜,伍兴虎迷迷糊糊从睡梦中醒来,却发现躺在自己怀中13个月大的儿子伍嘉城不见了踪影。顾不得穿衣服的伍兴虎迅速跑到门口发现大门敞开。孩子不见了,伍兴虎一家人寻至天亮,找遍了村子也没有任何消息。事后伍兴虎才知道,孩子是被人贩子下迷药从怀中掠走的。自己报警后一直未有进展,伍兴虎放弃生意,踏上了漫漫寻子之路。8年里,他的足迹遍及中国的大江南北,至今没有丝毫线索。

来自河南省民权县的宋朋朋也是“寻子联盟”中丢失孩子的一名父亲。2015年2月23日,正是大年初五,在农村老家一直被爷爷奶奶照顾的3岁男孩宋煜熙,在一次外出玩耍时,便再没有回来。为了寻找孩子,宋朋朋辞掉上海的工作,甘肃、天津、南京等全国27个城市,都有他的足迹。

## “只要攒点钱,就出来找”

18年了,想起被拐卖的女儿,“建林寻子网”成员王叶叶几乎没有一天能在晚上12点之前入睡,她一度借助安眠药,来强迫自己休息。49岁的她记忆力已明显下降,“脑子里已经放不下其他东西了,全是女儿的样子。”并且,王叶叶时常出现幻觉,“不经意间就听到孩子说‘妈妈我回来了’。”

1997年3月15日的下午,王叶叶当时8岁的女儿在写完作业后,“跟我说要和其他几个人出去玩。”而一直到晚上,其他孩子都回去了,王叶叶的女儿王敏仍不见踪影。“在山西省大同矿务局同家梁矿大商店走丢了,当时她上身穿着红底夹克,下身穿天蓝色的裤子,脚穿一双红雨鞋。”

从这以后,王叶叶走向了寻子之路。那时候,她的丈夫在矿井里工作,这份工作也是家里的唯一收入来源。“他走不开,只能我来找孩子。”茫茫人海,在那个网络还不太普及的年代,王叶叶感到的是迷茫。她起初只有一点点打听,发动亲戚朋友,自己也推测女儿可能的去向,然后就上路寻找。

“开始我哥担心我,辞了工作跟我一起找。”王叶叶告诉记者,在外寻找女儿时,他们住最便宜的小旅馆,一天只吃一顿饭,有时候只吃一个饼。后来,王叶叶经常一个人出去,目的地都是些偏僻村庄,她沿途一点点寻找。而这些年,往往是无功而返。

为了寻找女儿,王叶叶走过山东、河南、河北,甚至内蒙古,走过多少地方,她本人也数不清了。“每年家里攒点钱,我就出来找。”

## 寻子多次被骗财,甚至陷进传销组织

骨肉分离本是一件人间惨剧,漫无目的、遥遥无期的寻子之路更是一种煎熬,然而,他们还常被他人以“有丢失孩子的线索”需付好处费的谎言骗去身上为数不多的钱财。

几年前,王叶叶来过一次济南,她告诉记者,有人告诉她济南警方解救了一个被拐卖儿童,这个孩子当时被吓蒙了,“说只记得父亲叫什么‘建春’。”王叶叶听到消息后振奋了许久,她的丈夫叫王建春,“能对得上。”来到济南四处打听后,她陷入了更大的失望。“根本



菏泽大剧院广场的一处地面上,铺满了500余名失踪宝贝照片的条幅。本报记者 赵念东 摄

# 帮2000人寻亲仅成功1个

## 国内最大民间寻子网统计,寻亲成功率仅2%左右

一部催泪“打拐题材”电影《亲爱的》,触及了不少观众心灵的深处。这部改编于真实故事的影片讲述了一群失去孩子的父母千里寻找孩子的故事。现实中,这样的寻子父母不在少数,有各地寻亲家庭自发组织的民间“寻子联盟”。

18日,由来自多个省份的5名丢失孩子的父亲组成的“寻子联盟”,携2000余名失踪儿童资料来到菏泽义务宣讲打拐防骗,希望借此找到自己丢失的孩子。同天,从太原出发“建林寻子网”的六位成员来到济南泉城广场北门,沿途他们一方面宣传防拐知识,一方面搜集成千上万个失踪儿童的消息。

民间寻亲,几家欢喜几家忧,这条团圆之路,幸运者是少数。

本报记者 赵念东 时培磊

没有这回事,信息是假的。”

2009年春节前,也就是自己孩子丢失一个月后,从外地寻找孩子刚回来的伍兴虎突然接到吉林一陌生男子的电话,“对方称其邻居于近日领养了一个幼童,年龄和容貌跟我的儿子很相像。”听到这消息,伍兴虎很是激动,随后,对方发给伍兴虎4张孩子的照片。

“照片上的孩子就是我儿子。”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第二天,伍兴虎便赶到对方所说的吉林省磐石市。而后,伍兴虎接到该男子发来的短信,要他打1万元到男子指定的账户作为好处费。“我来得匆忙,身上并未带很多钱。”经过还价,信以为真的伍兴虎打给对方身上所有的钱财3000元,结果却联系不上。此时,伍兴虎才知道自己被骗了,对方发给自己孩子的照片是经电脑合成的。

而被骗的事例并没有结束,在以后的寻子道路中,伍兴虎共被骗30余次,共2万元,甚至在一次根据他人提供的线索,前往安徽寻子时被骗进传销组织,后冒险在半夜才逃跑出来。

“说实话,我并不怎么恨这些骗子,反而是他们让我看到了希望。”伍兴虎说,漫无目的地寻找一个人,是很消磨意志的,更是一种煎熬,而每次听到有人拥有孩子的线索,赶赴所在的城市时,他又有了原来的动力,纵然最后被骗。

## 被拐者的梦魇,被养父母追着打

看过太多有关拐卖儿童家庭的故事,作为被拐卖的孩子,“建林寻子网”成员高伟涛告诉记者,一旦拐卖发生,对各方来



高伟涛为了寻亲生父母,印了小卡片发放。

本报记者 时培磊 摄

说结局总是悲惨和痛苦的。

1992年,四岁的高伟涛被拐卖到河北省廊坊的偏僻村庄,那时候已懂事的他知道自己是被拐卖而来的。养父母从人贩子手里买了他,为了防止他再次被拐走,便对其进行多年的洗脑,告诉他一旦丢失要记住老家是在河北,他们就是他的亲生父母。

这些年里,高伟涛稍有不慎,就要被养父打骂,夜晚睡觉时经常梦到被人追着打。“回到家我和他只要一见面就是吵架。”2011年,高伟涛参加朋友婚礼,回家却被家里三个人殴打,他终于忍受不了,于当年4月的一天,逃了出来,踏上寻找亲生父母的道路。

高伟涛出走后,养父与他断绝了关系,他曾经找人做过催眠,来获取小时候对家庭的回忆,推算出老家大概在山西运城,但吃馒头、喝稀饭、半圆形的门在山东一些地方也存在。

高伟涛告诉记者,在偏僻的农村,买卖孩子只需要一个电话。在他的村庄里,就有三四十个孩子是被拐来的,“下面的公安和村里知道这些孩子是被拐的,但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户口照样上。”高伟涛告诉记者,到了一个不好的家庭,对被拐卖者是一种巨大伤害,他本人的童年也因此缺失。而对其养父母而言,高伟涛长大后选择了逃离,其养母伤心欲绝,到头来家里竹篮打水一场空。

“即便是到了一个特别好的家庭,后面的悲剧也难以避免。”高伟涛曾经见证了一个收养家庭的故事。“养父母是知识分子,家里对孩子特别好,长大后孩子成家了,养父母告诉孩子真相,并表示支持孩子寻找亲生父母。”而被拐卖的孩子此时则不愿意再寻找,另一方,孩子的亲生父母一直没有放弃。“养父母还是把信息发到网上,最后找到了亲生父母。”随后面临的问题是,被拐卖孩子与亲生父母没有共同生活,孩子很难接受,而养父母与亲生父母之间难免要发生冲突。

## 找到被拐孩子,却难觅亲生父母

一个人的寻子之路是孤独的,如伍兴虎、宋朋朋等丢失孩子的父母,最开始是从孩子丢失的日期慢慢向外扩展,由于遥遥无期,寻找的动力也会渐

渐损失殆尽。而后来,他们加入了“寻子联盟”志愿者队伍,在寻找自己孩子的同时,也为其他失踪小孩的家庭提供尽可能的帮助,但成功找到孩子的家长少之又少。

“从2011年开始,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是将当地丢失孩子的照片相关资料登记在册,如今已有2000余名孩子。”伍兴虎说,“我们成功找到过9个被拐卖的孩子,却因找不到亲生父母住址,又被送到养父母身边。”伍兴虎告诉记者,他们还帮助一个已经长大成人的被拐孩子寻找父母,就是在广州却在年幼时被拐卖至郑州的牛中,成功找到了他的家人之后,却发现牛中的亲生父亲已经去世,而其母亲因找他心切,患了精神疾病而失踪。

国内最大民间寻子网站“宝贝回家寻子网”成立于2007年,目前已经登记“宝贝寻家”和“家寻宝贝”案例四万余例,并且每天都在以近百例的速度递增,但只有1183人找到亲人,成功率仅百分之二左右。

近些年来,“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行动、“宝贝回家”寻子网站、“博爱童话园”等民间打拐力量异军突起,成为官方打拐的有益补充,一批被拐孩子获得解救。然而对民间力量而言,打拐之路并不平坦,各种难题横在面前,爱心行动也因此变得步履维艰。

比如,打拐自愿者人数总量偏少,没有固定资金来源,社会认可度低;在披露打拐信息的同时,容易出现对公民隐私权的侵犯;民间打拐缺乏应有的法律支撑,手段有限,解救难度大;甚至还出现利用打拐编造虚假信息进行诈骗犯罪的现象,让受害家庭雪上加霜。

记者在菏泽大剧院发现,“寻子联盟”5名家长中3人年龄刚过30岁,但已经布满白发,很是苍老。“我每天凌晨2点才能入睡,满脑子都是孩子的身影。”宋朋朋告诉记者,17日是他孩子4岁的生日,却不知道他在哪里?说到这里,宋朋朋声音哽咽。

发现您身边那些疑为买来的小孩或其他来历不明的小孩,留意并报警也是一种支持和关爱。发现有上述情况,也可通过新浪微博:@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随手公益寻子之家;联系电话:18612221634,010-89516861。